

俄罗斯经济增长政策的问题： 走向新经济模式

[俄] O. C. 苏哈列夫 徐向梅 译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俄罗斯现阶段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的主要问题，研究俄罗斯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因素（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即 GDP 中按照比重和变化趋势能够形成新增长基础的相关要素，对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 GDP 各要素进行了结构性分析，明确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文章还分析了“扩张主义”和“限制主义”两派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观点。“扩张主义者”主张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限制主义者”主张削减开支、进行局部改革（司法改革、私有化等），以改善经济状况。作者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采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在讨论形成俄罗斯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增长政策的战略方向和支持该选择的科学论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货币政策 增长模式

【作者简介】 O. C. 苏哈列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经济学博士。

【译者简介】 徐向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政策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体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扩大各种资源利用和再分配的可能性，为“社会乐观主义”创造强大的动力。然而，增长时间的长短和与经济结构变化相关的增长质量，均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

增长的组织工作是调控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可将其归结为改变 GDP 各要素的变化趋势并为该变化趋势规定制度因素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是经济增长或增长放缓的强劲动力。如果总方针不具有足够的科学合理性，就会对经济增长的组织安排形成掣肘，促进、加快经济下滑或延长经济下滑期。因此，正确评估宏观经济的初始规划和目标意义重大，对此，不仅需要进行理论性研究，而且要对初始规划与经济体系是否契合进行应用性分析（这些初始规划应使经济体系向积极方向改变）。对国家政策与经济体系的契合性进行评价，就必须对经济体系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对政府行为进行校正；另一方面，过去的事实和积累的经验能够反映以往政策的成效，这不仅指当前一段时期，而且包括所研究经济体系长期变化的累积效应。

这一问题虽然有难度，但也可以解决，尤其是在精确划分经济政策更迭的时间间隔之后，如从限制到扩张的政策转换。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包括一整套影响宏观经济体系参数的不同工具和方法，相互区别很大。虽然会有各种措施的组合，但是，所实施政策的矢量非常重要，因为它基于政策的基本方针并形成经济体系宏观管理核心。如果一整套措施的实施没有获得成效，则可认为其与发展目标不相适应。这就提出了如何正确表述发展目标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通货膨胀而不是伴随着公平分配收入的经济增长作为目标，那么，通货膨胀的目标就可能由于越来越不公平的价格而得以实现。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个目标是否有充分根据的和必要的？它的成果是否可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就？在被管理（社会）体系总有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发展（运行）目标，而且单个目标之间可能无任何关联，甚至相互矛盾，即实现体系发展的某一目标会妨碍另一目标的实现。俄罗斯政府在安排部署经济增长和规划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目标之间的矛盾因宏观经济体系参数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而形成，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投资、消费、储蓄和增长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参数之间的关系，还有在实现这种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主要因素占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实现依赖于另一种或几种因素。经济学和宏观管理学的任务就是在思想上抓住这一时机，如果能够预测到，则能够更加提高当前增长政策的适用性。目前，这个任务很难得到科学的解决，暂且认为还没有解决，虽然使其接近于解决的工具和模型仍然存在，但很难摆脱长期积累的效应、解决方案及其滞后性以及体系本身的惯性。经济结构及其变化和经济政策都对经济体系参数的变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已

有的由各类活动组成的经济结构正在成为发展经济的规则，但它似乎限制了发展的速度。因此，有必要对个别参数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理论阐述，这有助于转变关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既有观念。

虽然经济学创造了许多增长的理论 and 模型，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和模型都适用于所研究经济体系在该历史发展时期的具体情况。

例如，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发展理论，包含新古典主义的或凯恩斯主义的制度性内容，主要阐述防止贫穷恶性循环、集中资源投资于技术和教育。实际上，所有的理论方法都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即使针对的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追赶式发展和超越式发展的思想在实际应用中也并不那么强大。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使经济加速增长，但实际国情并不一定适合加速。本文研究的增长模型将会展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与现有的发展理论一样，这些模型并非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原因可归结为建模时被放置于起点的那些“无生命”的假设，以及不同经济体系中不同的增长因素和条件。某国的收入水平和增速决定了后来的增长轨迹和该趋势的持续时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要素条件。因此，在对增长的研究中，正如研究增长机制和条件的先驱之一库兹涅茨（С. Кузнец）所指出，必须注重分析那些能够确定增长及变化的因素。因此，经济研究不可能不研究增长的历史，必须收集既有信息，对其进行加工并推导出结果。同时也需明白其中的局限性，因为根据过去的信息并不足以确定在当前和将来制度下增长条件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足以创建一个新的模型，该模型在原数学模型的旧公式中不可能反映出来。

在第一种经济增长模型框架内，经济作为一个单一的部门和体系，其中有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①。由此可采用不同的生产职能方案。大多数新古典主义模型从上述论点出发，将增长的货币条件抽象化，将交换表现为易货（索洛和卢卡斯）。而且，即使在21世纪，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金融问题对增长的重要性被过度夸大。在类似的模型中，经济被看作一个竞争体系，具有合理的动因及

^① 一些基于臆断的模型认为，物质资本的变化与积累率成正比，但对于不同体系比例本身可能会有所不同，或由于各种原因在个别时间段没有得到保持。人力资本的积累符合生成模型的某个引进的规则。此外，在某些时期是物质资本起主导作用，而另一些时期却是人力资本起主导作用。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如此，相反，在有些体系内各种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在有些模型中就提出这样的假设：各国人口相同，或者是实现了技术、创新和工业成就的普及（即发生革命——田村于1996年提出的模型，根据该模型，当知识量，而且是全世界的知识量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时，经济走出停滞）。

来自资本和技术的固定回报。但是，这样的经济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去除引进的假设又不可能不影响模型本身。金融制度使当前的发展偏离了方向，所以不能不把它们考虑进去。新古典主义模型的近期版本进行了大胆尝试，不仅考虑到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而且考虑到在选择影响经济体系增长的金融市场一般参数时的行为因素。

通过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人力资本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它在积累过程中对GDP以及各种类型和用途的技术变化产生长期影响。由此建立了包括研究和开发成本在内的各种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研发过程中，知识得到应用，人力资本得到发展。

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经济增长模型和科技文献，但在笔者看来，在如何管理和组织增长、如何分配其成果使其促进增长而非掣肘方面，理论成果仍然非常薄弱。从广义上说，这是在结构、制度和技术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其解决方案的首要基础就是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在推动增长的问题上观点不统一^①，这并不意味着真的缺乏推动和安排经济增长的必要方法和工具。当然，对此已经有了非常简单化的解释，但如果深入分析，其说法是不正确的。例如，从2011~2012年开始俄罗斯出现结构性内因导致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到2014年，由于油价下跌和低效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崩塌（卢布贬值）^②。再如，2015~2016年危机的原因不仅是卢布剧烈贬值，也包括内在因素，因此，只有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才能实现较高的增速。该逻辑首先建立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然而，谈及“深层次改革”，如何确定这个深度，仍然是这个观点不合理的地方。问题在于，经济改革，特别是更深层次的改革，需要资源，而资源自古以来都是受限的，其中包括受到2015~2016年经济衰退的限制。因此，关于改革深度（内容）以及推动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改革的讨论，如果不评估其意义、必要性、内容以及成为其合理性基础的必要资源，就会成为空谈。但是，俄罗斯的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并不同意一些已实际确立的观点，而将讨论变为对事实的争论。

例如，他们认为，俄罗斯经济的低货币化不符合事实^③。提到货币总量

①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 М.: Изд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РФ. 2016. С. 62 – 67, С. 164 – 172.

② 《经济学家》杂志对此曾多次强调，如С.С. 古巴诺夫教授的文章。

③ 同①，第62页。

(M_2) 与 GDP 的比率, 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指标值较低, 并且在危机时期继续减少, 从 47% 降至 42%。作为论据, 他们提出一些货币化程度甚至低于俄罗斯的国家也成功获得发展的例子。但是发展与不同, 一些具有完全不同的条件和发展参数的国家, 其方法论并不能构成论据, 因为这些条件和发展任务并不具有可比性。当然, 毫无根据的货币充足供应会损害经济发展。责难国家政策支持者、认为他们故意要做错事, 这源于某些政府专家的自由主义情绪和政治斗争, 不值一提。这里谈的是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有科学依据的药方, 其目的正是用于抵消高商业成本, 使商业活动具有潜在可能性, 因为非货币化增加成本并削弱商业活动的基础。自由主义者阵营使用的最陈腐的论据就是: 石油和天然气销售收入的过度积累并且以外国证券的方式保存, 在“经济增长的欣慰年代”有根据、合理地形成了“安全垫”, 当危机发生, 可用其履行社会义务(养老金、补贴、支持社会项目等)^①。

在凯恩斯时期及之后, 直到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 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均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 但现在必须肯定地说, 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总就业人数的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迫切性。在 20 世纪, 世界知识水平比较均衡, 国外的特殊资源对发展影响不大, 保障就业的政策就以影响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的普遍方法为基础。这一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或多或少的相同技能的劳动者, 但随着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性提高, 需要确保的不是总就业人数, 而是根据劳动力资源的水平(教育程度和技能)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因此, 客观上出现了就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调控政策的分化。这必然反映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性质和执行方法上。必须改变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 总体均衡方案只能从整体上来考虑。现在必须考虑制度产生的影响, 这些影响往往不适合用数字来描述, 需对其运用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并对决策予以评价。

增长政策的货币化逻辑没有考虑到这些限制。以私有化、削减开支和减税的形式对经济体系产生影响, 此类政策是变相征收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和资产, 目的是维持富人的收入水平, 在本质上对富人有利。在俄罗斯已经建立并运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如果出现经济增长, 则收入的分配也有利于富人阶层。即使在经济衰退期, 富人也不会变穷。经济萧条时期金融巨头的利润数据证实了这一论点(不仅仅在俄罗斯)。

^①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ц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М. : Изд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РФ. 2016. С. 62 – 63.

二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按照 GDP）

在俄罗斯，想利用新因素促进经济增长，首先要启动这些新的、动态变化的因素。如今，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经济增长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发展。事实上，在农业、国防工业、一些非原料行业甚至高科技行业都有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没有可持续的基础，一些部门受到各种限制，它们之间的发展并不是相互协调的，而且，到底哪些资源和政策能够支持这种发展（使之稳定），政府部门并不了解。经济增长政策的任何改变都要求对之前的增长进行准确的评估，弄清依靠哪些因素才获得增长，切忌在既有的因素和既定的经济结构框架内再次启动经济增长。

在根据支出法研究 GDP 的结构时，首先要确定每个结构要素对增长的影响：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总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在我们看来，在俄罗斯建立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其前提就是要对 GDP 中以前对增长率贡献最大的要素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促进对增长率贡献最小但却是主要因素的要素的发展。这样的安排需要进行充分研究。当然，理想情况下，还要考虑 GDP 各要素之间可能的联系，确定针对各要素所实施经济政策的力度。考虑到俄罗斯 2014 ~ 2017 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引起的消费危机抑制了总需求，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必须刺激收入增长，尤其是最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长（退休金和津贴指数化、增加工资、税收采用累进制等）。

举例说明。产值 $Y = C + I + G + NX$ （C 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I 是总投资，G 是政府支出，NX 是净出口，c、n、a、b 是产值中相应要素的比重），通过每个要素及其比重的变动比率来表示产值的变动比率（ $g = (1/Y) dY/dt$ ，产值各要素的变动比率以类似的方法确定）：

$$g = g_c c + g_i n + g_g a + g_{NX} b$$

结构参数中，哪个参数决定 GDP 某支出要素（也可能是几个要素的组合）占比重最大，同时它也将从根本上决定增长率或抑制增长。GDP 结构中比重最大的为第一要素，当然，这个要素也可能不会形成 GDP 正面的持续性变化，因为它本身容易发生快速的意外变化。因此，还需重视 GDP 其他要素的作用，并有选择地针对其采取措施。由此可见，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不仅仅是促进投资。投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但是消费方式，特别是以国内产品为对象的消费方式，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也为未来增加投资提供可能。

需要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国家管理模式，在现有立法基础上扩大政府管理的职能。这里指有关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的法律。经济增长意味着增加发展机遇、劳动力、资本、信息和技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有相当规模的产品名录，包括以国内资源为基础的廉价环保食品以及科学密集型和覆盖范围广泛的医疗和教育。其所有子系统的建立都需要很高的费用。

在组织、安排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考虑建立能够创造长期增长条件的经济结构。因此，要评估经济结构的变化，重点考察 GDP 各要素的影响。这一点应该通过结构分析和产业平衡的方法在相关规划中得到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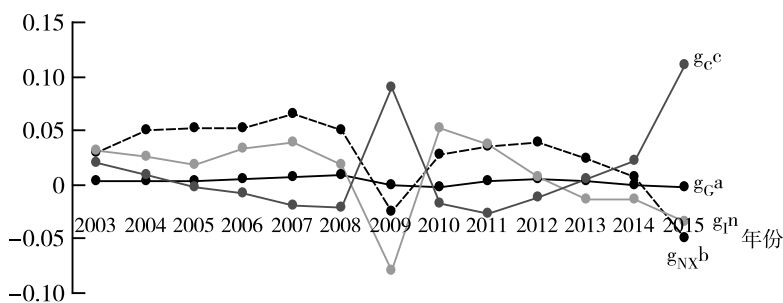


图 1 2003 ~ 2015 年俄罗斯 GDP 各要素的变化趋势

图 1 显示了俄罗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主要贡献。由此可见，所谓储蓄投资模型的安排需要额外的理由和前提，因为在初始阶段俄罗斯经济必须克服消费危机。这将很好地活跃市场，促进进口替代计划的实施，特别有利于处于发展中的农业（支持农业增长），为未来投资增长奠定基础。图 1 和表 1 反映 2002 ~ 2015 年 GDP 结构及其变化。

表 1 2002 ~ 2015 年俄罗斯 GDP 支出结构

GDP 中各组成部分的比重 (%)	2002 ~ 2015 年几何平均值 (%)	2015 年与 2002 年相比 (%)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C)	46.72	122.96
政府支出 (G)	19.19	82.03
总投资 (I)	20.25	117.03
净出口 (NX)	12.60	64.61

资料来源：Сухарев О. С. , Палаш С. В. Структурный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6. №10.

几何平均值的计算显示(见表1),2002~2015年,俄罗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C)占GDP的比重为46.72%,这一数字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因为GDP中这一部分增长速度最快;消费比重从39%升至52%(见图2);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的比重下降;而总投资的比重在2009年前为增长,从2011年开始下降,但总体基本保持不变(见图2)。政府支出和总投资所占比重大致相等,分别为19.19%和20.25%(见表1)。净出口比重平均为12.6%。仅在危机时期,即2009年和2015年(见图3),净出口的变化对GDP增长率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按平均数计算,在此期间可以将公式代入 $g = a + b g_1$,其中 b 为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 a 为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所占比重的加权平均数的总和。在表1的基础上该公式为^①: $g = 0.062 + 0.2g_1$ 。因此,假设投资没有增长,那么按照在该考察期内GDP各要素之间的比率,即使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也能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因此,投资并非俄罗斯发展的灵丹妙药,特别是考虑到现有的自由资产和能力储备,以及必须解决的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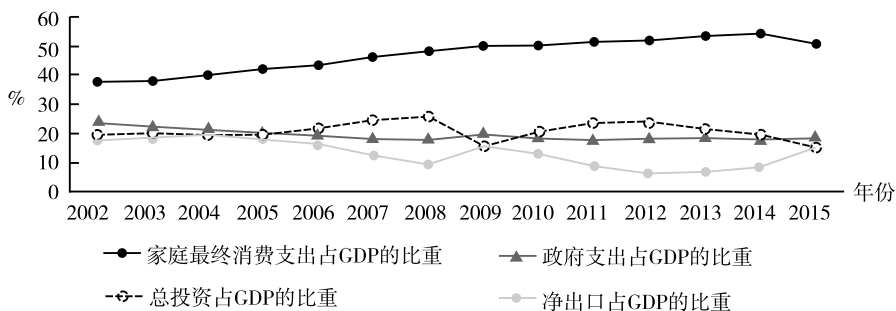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 GDP 结构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占GDP 17%~20%的投资不会成为促进增长的因素,恰恰相反,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后面将谈到,在2013~2016年经济衰退和停滞的情况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而在增长期间,贡献最大的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由此出现无发展的增长情况,即当资产使用期基本届满,尽管一些部门进行了资产更新,但从全国范围看,更新的仅是那些损耗严重的资产。

2011~2015年,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3以上,

^① 在确定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之后,可利用此公式计算每年的数值。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 13 倍，这主要是由于 2014 ~ 2015 年的卢布贬值。总体看来，2011 ~ 2015 年净出口对增长率的影响较大，实际上，净出口仅在 2015 年危机情况下对增长率产生了影响；但在 2011 ~ 2014 年停滞期间，该影响大大减弱。由于资金撤离，在此期间俄经济出现非常低的正增长，但是由于 2014 年卢布贬值，到 2015 年被经济下滑所代替。在此期间，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对整体经济增速的贡献率平均仅为 1.45%，之前为 4.4%，投资减少成为限制整体增长的因素，因为仅靠大幅贬值来维持经济增长（停滞型）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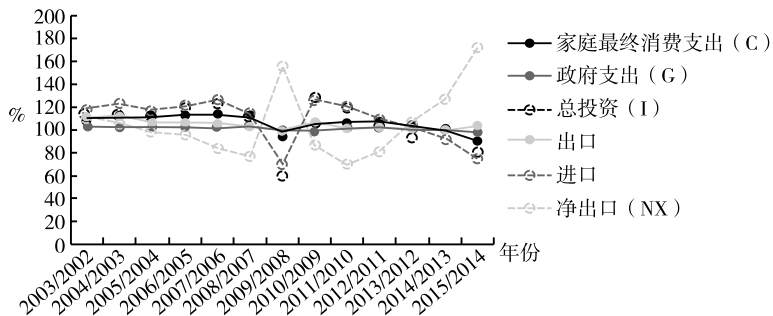


图 3 2002 ~ 2015 年俄罗斯 GDP 各要素增速 (%)

对增长率贡献最大的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其次是政府支出，然后是总投资和净出口。然而在危机期间，在维持 GDP 各要素所占比重的情况下，各要素对 GDP 增长趋势的影响是变化的。2009 年，对 GDP 增速贡献率递减，它们依次为：净出口、总投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在走出 2009 年危机时，政府支出对 2010 年增速的贡献率最高（见图 3）。到 2012 年，政府支出的贡献率降低，而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上升。2013 年和 2014 年，在 GDP 各要素对增长产生的影响排名中，净出口占第二位，到 2014 年年底升至第一位。因此，在 2015 年危机之下，净出口、总投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这几个要素共同对 GDP 增速作出贡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净出口，其他要素的增速均为负值，这使得 2015 年 GDP 下降 3.7%。必须指出，除了净出口，GDP 所有要素的增长在危机之前的年份都出现下降（为负值）。这涉及政府支出和家庭最终消费支出。2013 年政府开支的增长为负值，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和总投资增速在 2012 年开始下降。因此，2014 年年底的外部冲击和 2015 年的卢布贬值仅仅加剧了已经形成的危机基础。GDP 增速在 2011 ~ 2014 年下降，因为 GDP 各要素增长的基础已经耗尽，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见表 1 和图 3）。

如表1所示,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最明显。2015年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约为2002年的122.96%。总投资贡献率最大的一年是2015年,为2002年的117.03%。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在考察期内最小。2005~2008年和2010~2012年,当GDP出现增长时,净出口抑制了GDP的增长,因为净出口增长相对于GDP增长来说为负数。政府支出在2010~2011年对增长贡献最大,总投资在2007~2008年和2011~2012年对增长贡献最大,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在已经开始出现自主经济衰退的2012~2013年使经济免于衰退(见图3)。

2003年,总利润与工资的比率为106%;2003年之后该比率小于100%,即利润低于工资。但在考察期内这一比率波动相当大,2009年和2015年危机期间该指标急剧恶化。因此,当使用引进资金(高息贷款)的经济贷款出现问题,而使用自有资金也出现问题时,就会在经济非货币化和贷款利率进一步升高的情况下加剧生产衰退。

2015~2016年出现消费危机时,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在GDP结构中比重最高,出现食品和非食品价格的下降(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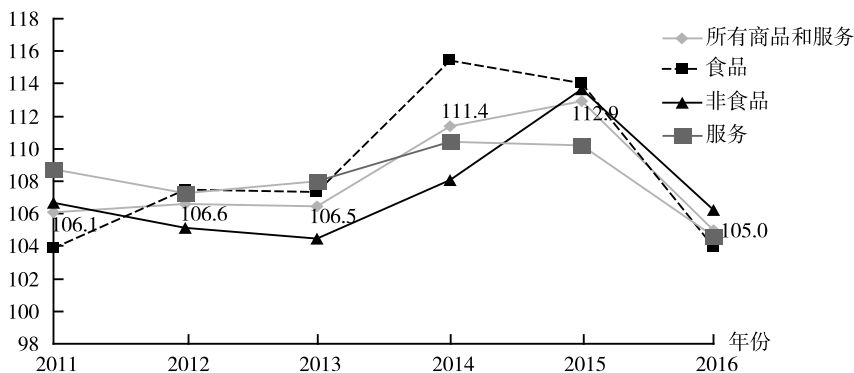


图4 2011~2016年俄罗斯联邦消费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rices/potr/tab-potr1.htm

2014年俄罗斯发生通货膨胀,随后政府加大了食品供应。该年与2011年一样,服务业为GDP作出主要贡献^①。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为69.3%。

基于上述研究应该指出,健全的经济增长管理需要政府制定精准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确保GDP各要素的合理变化。鉴于GDP中家庭最终消费支

^①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俄罗斯GDP中服务业的增速为18.4%。

出和总投资的重要性，需通过预算和货币政策刺激它们发生变化，对进口给予制度上的限制，以利于国内食品市场和耐用产品市场的发展。而制度转型主要涉及外汇市场。

作为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准确地与 GDP 要素的变化相互配合，当 GDP 各要素由高向低变化时可避免调控目标（如通胀目标）的失败。俄罗斯政府在考察期内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导致危机发生，甚至使危机不断加深，因为该政策掣肘了所考察的 GDP 要素（支出）的发展，将必要的资源从具有发展潜力的生产活动领域调出。

刺激投资的问题 2015 ~ 2017 年在俄罗斯备受关注，应该指出，在启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并不需要增加投资量，而是要刺激总消费和恢复国民收入水平。2015 ~ 2016 年出现的消费危机值得引起重视，因为它比生产领域的状态更严重地限制了经济增长。另外，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即投资品和消费品之间的资源分配。毫无疑问，该问题是否解决将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如今，经济政策在扩张与限制之间的选择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对货币扩张有严格的限制。而在俄罗斯，对这类政策的研究并不考虑其他的系统性影响（这些影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需顺应其实施模型），这是不合理的。制定新的经济增长政策应考虑经济体系已有的反馈和影响，并且要正确评估现有状况，兼顾既定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小企业发展战略在新增长模式内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成效，因为它并没有给小企业提供足够的发展资源，而且也没有形成以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为代表的必要的经济结构。

表 2 是利率、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货币贬值和世界石油价格对 2000 ~ 2014 年（2015 ~ 2016 年危机之前）俄罗斯 GDP 各要素所产生影响的弹性分析。

表内符号：利率 (i)、汇率 (e ——卢布对美元汇率)、总产值 (Y)、货币供应量 (M_2)、通货膨胀 (p)、净出口 (NX)、油价 (p_{ob} ——布伦特原油)、对经济实体的投资 (I_p)、对金融部门的投资 (I_f)。

首先，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率能够减少货币供应量 M_2 （利率提高 1%， M_2 减少 0.86%）以及产品价格和总产值的增长（利率提高 1%，价格下降 0.25%，总产值下降 0.1%，程度最小）。利率上涨 1%，卢布上涨 0.15%。

表 2 各考察期的弹性系数平均值

考察期	名称	平均值
2000 ~ 2014	$(\Delta M_2/M_2) / (\Delta i/i)$	-0.865 390
2000 ~ 2014	$(\Delta P/P) / (\Delta i/i)$	-0.254 670
2000 ~ 2014	$(\Delta Y/Y) / (\Delta i/i)$	-0.107 540
2000 ~ 2015	$(\Delta e/e) / (\Delta i/i)$	0.151 655
2000 ~ 2015	$(\Delta P/P) / (\Delta e/e)$	-0.162 700
2000 ~ 2015	$(\Delta Y/Y) / (\Delta e/e)$	0.169 800
2000 ~ 2015	$(\Delta M_2/M_2) / (\Delta e/e)$	1.774 390
2000 ~ 2015	$(\Delta e/e) / (\Delta P_{ob}/P_{ob})$	-0.167 580
2000 ~ 2015	$(\Delta i/i) / (\Delta P_{ob}/P_{ob})$	-0.880 690
2002 ~ 2014	$(\Delta NX/NX) / (\Delta e/e)$	1.935 700
2002 ~ 2014	$(\Delta NX/NX) / (\Delta i/i)$	-0.075 900
2000 ~ 2014	$(\Delta If/If) / (\Delta i/i)$	-0.655 660
2000 ~ 2014	$(\Delta I_p/I_p) / (\Delta i/i)$	-0.146 940
2000 ~ 2014	$(\Delta If/If) / (\Delta P/P)$	-2.272 770
2000 ~ 2014	$(\Delta I_p/I_p) / (\Delta P/P)$	-0.491 090

其次，强劲的卢布贬值提升了经济中的价格水平（考虑到初始对进口的高度依赖而形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同时伴随总产值的增加（卢布汇率贬值 1%，总产值增长 0.16%），尤其伴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卢布汇率贬值 1%，货币供应量增长 1.77%）。卢布汇率贬值 1%，净出口增长 1.93%。

最后，油价上涨 1% 导致卢布升值 0.16%，考察期内（2000 ~ 2015 年）利率降低 0.88%。

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相当敏感的是金融部门。因此，消除通货膨胀完全是为了金融部门的利益。

由于利率降低 1% 将使货币供应量增长 0.86%，而通胀率降低 0.25% 将使总产值增长 0.1%，但货币供应量增加将导致产值的更大增长。因此，对于俄罗斯经济来说，降低利率并提高经济货币化水平具有战略重要性。

当然，俄罗斯经济中并非所有的关系都是明确的。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制度结构和技术结构对 GDP 各要素变化的影响。这项工作可以而且

有必要在下列领域开展，具体包括：

确定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速（和其他特征）的影响（考虑到它们的结构依赖性）；研究经济的技术功能与经济的结构功能（制作模型）以及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的结构参数和技术参数（以及某些制度）对 GDP 要素及其动态变化的影响；确定是否符合工业化标准，研究 GDP 新旧结构之间资源分配对其发展趋势的影响；确定促进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的因素，论证调整经济结构的具体战略（方针）。

俄罗斯官方认为，俄罗斯经济衰退已经得到抑制的观点是正确的。的确，从 2017 年全年来看，GDP 主要指标稍有回升迹象。众所周知，经济衰退至少是六个月的 GDP 下降。如果近一年出现增长趋势，那么衰退就会自动解除。与此同时，数据表明，即使是这样的变化也需在经济上倾注大量工作，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因此笔者认为，谈论可持续增长（还有必不可少的增速和有前景的发展因素）为时尚早。关于俄罗斯已经进入增长阶段或增长时代，甚至是新增长阶段的评论，实际上都是期望，因为该增长随时有可能被打断。原因在于，增长的源泉和因素并非政府能够决定的。谈到俄罗斯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还不错（2017 年增长 4.3%），但这并不是说，投资增长就意味着未来的投资能力增强。首先，目前的投资只是补偿了在投资衰退期间（持续近四年）的固定资产损失；其次，即使创建新基金，投资也只能为这些基金的未来增长奠定基础，问题在于，这些基金的创建规模到底有多大以及它们的状况究竟如何。如果投资用于购买二手设备，而且这类投资占比很高，显然它不会为国家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此外，如果把投资作为总产值的一个要素，它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8%，即使 GDP 在年底增长 2.3%，则它对 GDP 总体增速的贡献率达到 0.45% 左右。假设到年底 GDP 增长 1% 或 1.2%，GDP 其他组成部分，即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约为 0.8%。而实际上，经济增长取决于许多因素。

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长政策的目标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俄罗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应只依靠“劳动”，而应依靠提高经济体系（资本）的技术性来实现。在这里，又出现作为当前 GDP 一部分的投资问题，以及投资储蓄问题（проблема накопленных сбережени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许理想情况下这不是坏事，也是一种出路。但

是通常，当劳动力被资本取代时，劳动力就会被释放出来，就需将这些劳动力安排到新经济部门或新经济活动中去。

作为主要宏观结构性任务，（基于新因素的）俄罗斯可持续增长模式需要：利用金融和交易部门的资源安排劳动力和资本的反向溢出并进行处理；进行“旧技术—新技术”、“创新派—保守派”的结构调整，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对成本和资本进行分配；刺激消费，为实施进口替代计划奠定基础，并逐步增加投资。

货币信贷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按照其内容来说并不会为了经济增长而发生长期的重大变化。

三 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

应该指出，在俄罗斯当前的增长模型内，货币政策几乎保持不变。它与2015~2017年以及更早时期相同，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而决不会助推经济增长。此外，它能够通过抑制或阻止有关工具货币化的方式来减少可能出现的新因素和政策措施的影响。俄罗斯仍然存在利率杠杆，这通常不利于资源从原料和投机（交易）部门向加工部门的流动。这可以从银行利润增加的事实看出：2016年1~5月银行利润为2340亿卢布，到年底达到5360亿卢布，2017年约为1万亿卢布。而这些利润不会产生投资，也就是说，银行获得利润且该利润不断增加并非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来源于投机资本，从而创造了未来经济崩溃的条件。控制汇率政策，即抬高汇率的政策让人想起1998年和2014年，当时在外部貌似平静的情况下发生了剧烈的货币贬值，并伴随以经济危机为表现的所有负面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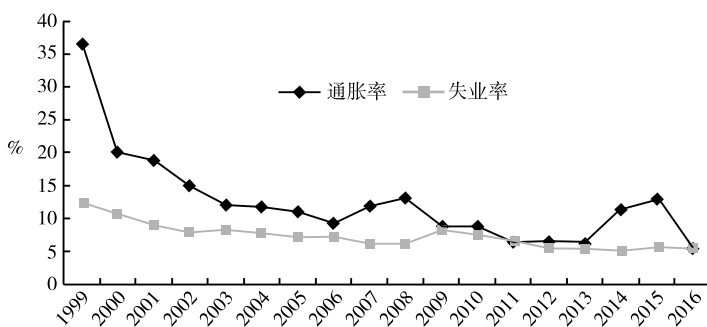


图5 俄罗斯1999~2016年通胀率和失业率情况 (%)

资料来源：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gks.ru/>

俄联邦央行降低基准利率的意图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抑制通货膨胀并不惜任何手段将其降至4%，这成为限制增长的措施。图5为1999~2016年的年均通胀率和失业率。

可以看出，失业率和通胀率两个指标总体呈降低趋势。然而在危机期间，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却逐渐导致失业增加(2007~2009年)。2014~2016年危机与2008~2009年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胀率上升至相同水平却并未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当然，失业率仍略有上升。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制度性原因以及兼职、保留工作岗位情况下的工资减少等原因。问题在于，引发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和针对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在上述年份实际上产生了“滞胀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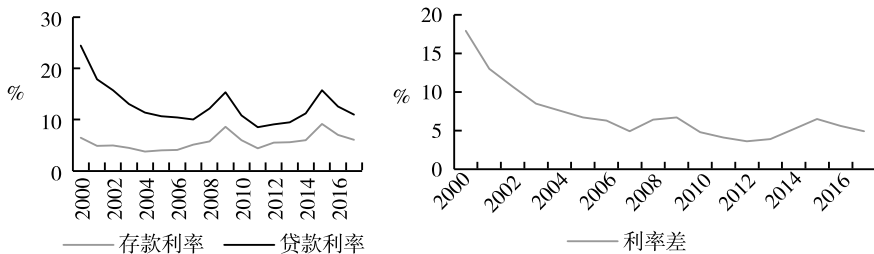


图6 存贷款利率(左图)及贷款与存款利率差(右图)

资料来源：俄罗斯央行网站，<http://www.cbr.ru>

如图6所示，贷款和存款利率长期下降，但利率差也在缩小(右图)。

然而，在2009年和2015~2016年的危机时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差均有所增加。2015~2016年，俄罗斯银行系统的利润平均增长20%，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则下降约15%。

图7是俄罗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例证。该图反映了经济的货币化率(左图)以及实际利率，即贷款利率与通胀率之差(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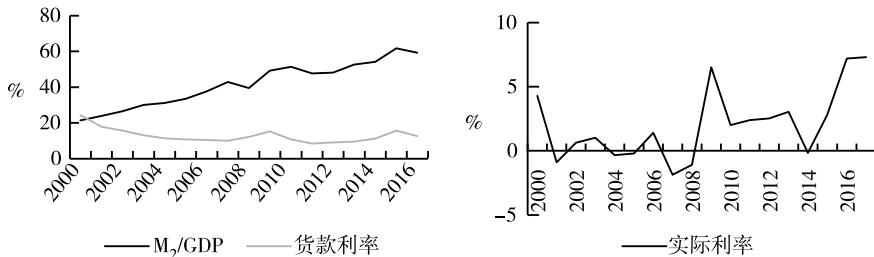


图7 2000~2017年俄罗斯的货币化率、贷款利率(左图)和实际利率(右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这种趋势表明俄罗斯经济的货币化一直在持续。反向证明则不成立。与此同时，货币化实施过程中贷款利率并未大幅下降。中央银行会以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应对，通过汇率机制使经济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使通货膨胀整体加剧。实际利率（见图7的右图）出现强劲波动，在2009年和2015~2016年的经济衰退年份处于高位；2017年虽然出现下滑，但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实际影响，因为它的目的是恢复俄罗斯经济危机前的参数水平。

控制汇率（提高卢布汇率）表面上是为了从国外购买（进口）技术，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是昂贵的技术。这一方面是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引导国内采购不太昂贵的进口产品，从而代替国内订货并延缓了国内技术链的复苏。因此，稳定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积极措施的同时，也成为限制增长的措施。问题还在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从制度上限制了俄购买外国技术。此外，如果进行这样的购买，则会出现另一种模式——依靠进口技术的“捆绑式增长”。这样的经济政策不能被视为提高国内经济竞争力的政策（如上所述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提高汇率（Завышенный курс）对投机者也有利，它能够形成稳定的交换制度并支持货币利率杠杆，当外部资本以相对较高的利率流入俄罗斯，能够确保其在短时间内获得利润积累，然后将增大的资本以各类资产的形式返回国外。通常，在通告调控成功的同时，在社会领域的表现却是贫穷人口的增加。类似的投机计划加重了经济中的通胀压力，而采取垄断性限制成为应对这种压力的方法，即依靠社会部门和加工业（加工业不能使资本的投机部分得到再生产：该资本有一部分可以在这里使用，但使用量非常小）。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是经济结构（市场垄断性增加）和现有制度的派生物。这里的制度包括经济政策及货币政策，即由于缺乏生产周转资金而滋生使成本提高的附加机制。

因此，如果提到增长政策，其核心条件就是相关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迫使银行将离岸的逐渐增长的利润用于发展实体经济。2017年1~5月，俄罗斯净资本流出量为225亿美元，直接投资流入量为190亿美元，其中仅有0.5%投资于固定资产。这一数额微不足道（约980亿卢布）。其余的则基本没有投向经济。此外，这些外国直接投资很多都是定向资金的还款，可能是按照投机者的计划离岸的滚动资金。

因此，必须使银行系统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各种金融和投资基金离岸，切断资源外流的机会。如果认为俄罗斯因受制裁而无法获

得外部资本就失去了发展的源泉，因而经济政策出现有损国家安全的基调，是不正确的。难道依靠外部资源能够获得真正的发展吗？依靠国内已有的资本或者在前述快速增长时期外流但尚未使用的资本能否实现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涉及俄罗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源。必须恢复国内资本形成机制，并结合金融和工业资本。也就是说，自2014~2015年卢布汇率崩溃以来延续至今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顾及这一点。卢布汇率一直呈现剧烈波动态势。现在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不过，稳定的过高汇率加上预计在2017年10~12月需偿还的200亿美元或更高金额（按照秋季的总额）外债，这些因素仍将为形成虽然不十分剧烈、但也非常痛苦的贬值创造条件^①。

消除通货膨胀的问题还包括，根据费希尔的公式，名义利率与通胀率正相关。由此实际利率得以维持。而维持实际利率正是为了迎合金融投机集团，支持他们的金融资本价值指数化。结果，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其指数化被延迟或未被指数化，而金融资本的价值则被完全保持。因此，金融资本产生通货膨胀的责任由劳动力、雇佣工承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承担。名义利率下降与通胀率下降的正相关表明，旧的增长管理体系仍然存在，而对新因素的讨论只是纸上谈兵。这项政策只是对资本所有者有利。在选择某些优先方向并且需要保留金融投机系统的架构时，能够保证2%甚至3%~4%的增长，然而在可规划时期内，预计不会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方面出现根本性变化。

（责任编辑：农雪梅）

^① Ну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менно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российск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особенно захотят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ть 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накануне выборов 2018 года (как внешние, так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нутренние силы) .